

台灣

文亦奇

牡丹花下





牡丹花下

台湾·文亦奇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6.25 字数129,000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57-0216-5/I·127 定价:2.60元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 年部分新书预告

文亦奇惊险侦破系列

《七罗刹》《换面人》《玉手血手》

《鬼符》《蛇谷》《牡丹花下》

玄小佛言情小说系列

《又是起风时》《彩色的梦》

实用生活书系列

《知己知彼知心术》——当代美国最流行的心像学

《处世奇术——高人一等的秘诀》

《处世奇术——使人喜欢你的秘诀》

历史传奇，武侠小说系列

《四大名捕会京师——杀楚》

《四大名捕会京师——逆水寒》《西风冷画屏》

纪实文学系列

《世纪风·历史大跨越》

《世纪之战——汉城奥运会实录》

席慕蓉诗歌精选

《画诗》(《无怨的青春》续集)

以上新书，请读者到当地新华书店选购或预订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地址：

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三号楼

(联系以上书籍的批发业务在307或301室)

目 录

一	死在情妇家中的人.....	1
二	牡丹真国色	12
三	桃花江是美人窝	24
四	酒不醉人人自醉	41
五	金屋藏娇	51
六	戴绿帽子的感受	64
七	假戏真做	89
八	捉奸捉双	113
九	百万家财从此尽	131
十	渐起杀机	143
十一	意外死亡	154
十二	真相大白	163

一 死在情妇家中的人

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跑社会新闻的记者何天雄闯进警察局，向值日的警官发问。

“唔……”那个警官鼻子中哼了一声，翻开文件夹子，瞧了一下，才道：

“抓到了两个小偷，查出一批窃物……还有，三件轻微的车祸，没有人死伤……”

他一件件的说下去，何天雄在皱眉头。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案件，报纸天天在登，读者们看腻了，丝毫没有刺激作用。他们看一下标题，就懒得再读内容，因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甚至新闻编辑也不重视它，作个一段的小标题，塞在报纸的角落内，当作补空白用。这样的社会新闻，被讥为“安眠药”，读者看了会睡觉。

办报的老板和新闻记者，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之徒。因为社会越混乱，大新闻越多，读者越关切，越喜欢看，于是报纸销路直线上升，大受市民们的欢迎。报导新闻的记者不但出了风头，且加薪有望。因此他们最怕天下太平，无事可报导。报纸没有刺激性，销路会大受影响。

何天雄草草的记下了几条社会新闻，又问：

“还有什么刺激的新闻么？”

他好象在求警官，非得每天挖出几条刺激新闻，才好回报馆交差。

警官脱下帽子，用手摸摸自己的头发，想了一想道：

“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个中年男人上浴室洗澡，也许洗澡水烧得太烫了，天气又凉，他踏入浴缸后，心脏受不住，就此倒毙在浴缸内。当发觉后请医生急救，已来不及了，这个男人早已死去。医生责任有关，报告警方，今天上午把尸体运来解剖，如果没有问题，警方发给死亡检验书，尸体交丧家领回安葬。”

“这算什么新闻？”何天雄心中在嘀咕，但这句话没有说出来。

警官瞧到他脸色不大好看，猜到何天雄心中想的，道：

“这是算不了新闻，但是……有趣的事情在后边哩！死者是个小商人，开一家日用品的商店。他的心脏病发作，并不是死在自己的家里，而是毙命于外头情妇的浴室中。”

“唔！他倒风流，做了李小龙第二！”何天雄讥讽的道：“可惜，他不是中国功夫的大明星，否则倒是一条轰动社会的大新闻！”

警官向他笑笑，心想：李小龙只有一个，哪有第二个？继续的道：

“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关照那个情妇，要她在死者验尸之后，领回尸体去安葬。哪知这个情妇坚决拒绝，说这不是她的男人，死在她的家里是意外，不该由她领尸安葬，办理情夫的丧事，如此做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因此该由死者的妻子出面领尸

和办丧事，才是道理。

“人在情在，人死情绝。这个女人本来是风尘女郎，过去为了钞票，才做男人的情妇，现在她不肯领尸安葬，说来是人情薄一点。但现在这个世界，希望风尘女郎三贞九烈，克守妇道，那简直是神话了。”

警官健谈，和何天雄是很熟的朋友，说出了他心中的感叹。又道：

“我们就转通知死者的家属，那个小商店的老板娘，要她来警局办手续，验尸后领回死人。当这个女人听得丈夫横死在外，发疯似的大哭大闹，她是恨透了男人，表示让他死在外边，她绝不领尸，替他办丧事。因为这个男人已和她恩尽义绝，一刀两断了。

“两个女人都不肯领尸，使我们为难。因为检验后的尸体，一定要发回家属安葬，不能放在我们警察局内呀！就算法医检验室内有冷冻尸体的设备，放些日子不会腐烂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且冷冻过久的尸体也会发臭，必须将它火化或是埋葬。”

“现在事情解决了么？”何天雄问。

警官摇摇头：“女人在感情冲动时，是无可理喻的。我们还在劝解中，希望这两个女人中，任何一人出面，领去尸体，不要把它搁在这儿！”

事情就是发展到这儿，没有进一步的展开。何天雄不关心，因估计这条新闻，交到编辑手中，绝不会受到重视，明天在报纸角落中刊个一段的短讯。如果遇到稿挤的时候，也就挤掉了，连在报上露面的机会都失去。

警官再没有别的新闻提供他，何天雄离开他，在局内各处串门子闲逛，找他认得的人聊天，乘机探听新闻。因为他明白警局的作业，有许多侦查中的重大案件，在没有到破案的阶段，不肯让新闻记者知道，怕他们抢先发表，影响侦查的进展。因此值日警官守口如瓶，不会说出来。

在新闻事业激烈竞争的情况下，记者必须施展全副功夫去“挖”新闻，在警局内闲逛，找人聊天，有时有意料不到的收获。因有些人口风略松，无意的漏出一点线索，或是暗示了什么，记者灵敏的新闻嗅觉，立刻会发觉，穷追下去，也许“挖”出一条惊人的大新闻，抢先各报发表，轰动社会。

可是今天的何天雄没有那么幸运，他逛了好几个办公室，警官们亲切的招呼他，聊的都是“今天天气哈哈……”之类，一点新闻价值都没有。

楼上的办公室逛完了，最后是地下室，那冰冷的阴森森的地方，是法医检验室，何天雄叹口气，心想：

“今天看来是完了，不会有什么重大新闻了。”

在平时，他是不大逛地下室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强烈的消毒药水气味，真令人受不了。且那些冰冻得僵硬的尸体，有的是断肢残骸，或是五脏六腑，看了毛骨悚然，使人作呕，他的神经受不住这样的刺激。

何天雄想转身离去，不逛地下室。这时，楼梯间迎面走下值日警官，见他还没有走，奇怪的问：

“怎么，何先生，你对验尸有兴趣？想看开膛破肚？”

何天雄微笑，不回答他的问话，反问道：“今天检验哪一个尸体？”

“就是那个死在浴缸内的男人呀！”那警官叹口气道：“唉！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！他生前享尽艳福，拥有如花似玉的情妇，哪知死后躺在这儿，没有人收尸！”

何天雄不禁跟着值日警官一同走，暂时打消了离去的心思。警官拍拍他的臂膀道：

“何先生，我相信你还没有看过验尸，这比医院内医生开刀，动大手术还要精彩，今天开开眼界吧？”

“……”何天雄点点头，心想：今天反正没有事情，去报馆上班还早，不如在这儿消磨一点时间，观看从未见过的法医验尸吧！

他跟值日警官进入法医检验室。是间四周墙壁贴白色磁砖的长方形办公室，好象医院手术室外间，有四个白色玻璃橱，放着各种开刀手术用具。橱顶上摆了好多个大玻璃瓶，里面放着人体内切割下来的器官或肢体，用药水浸着。玻璃瓶上贴着小方纸，好象是标明是什么号案件中切割下来的人体。但陈年古旧，纸色发黄，上面的字迹褪色难辨。

墙壁上还装了几具白磁面盆，给法医和助手洗手用。这时正有三个穿白衣的助手，在洗手和戴橡皮手套。

主持验尸的王法医进来，他和何天雄认得，招呼点头为礼。值日警官把公事递给他签了个字，又道：

“何先生有兴趣，参观验尸，一开眼界。”

王法医把公事交还警官，笑笑问何天雄：

“今天中饭吃了多久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何天雄觉得问得奇怪，老实回答道：“十二点吃的。怎么了，问我这个？”

“唔！很好……已过三小时四十分！”王法医道：“欢迎参观！”

值日警官拿回公事走了。王法医交给何天雄一个白色纱布制的口罩，请他套在嘴上。安排妥当之后，一同走入隔壁的解剖室。是由漆白色的侧门入内。

法医的尸体解剖室，比起医院内的手术间，设备相差太远。因为开膛破肚的都是死人，不需要那些救人性命的昂贵医疗仪器。室内中央是个水泥砌成的长方形平台，贴着白色磁砖，上面躺着一个死尸，用白布掩盖身体，这是他们解剖的对象。

长方形的平台上端，有八个巨大的灯泡，这时都开亮了，强烈的光线照得室内非常明亮。王法医和三位助手分站在平台的两侧，准备动手验尸。

有的医院内手术间，有参观席的设备，建造在手术间的上端，用大块玻璃相隔，这间小室装有数排座椅，供参观者和医学院的学生们观摩手术时坐的。居高临下，有最佳的视线角度，对手术间情况，一览无遗。但法医的解剖室就没有这种设备，平时是拒绝人们参观。

因此何天雄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墙角内，不妨碍法医们的工作，观看验尸。

助手拉去死人身上盖的那块白布，一个赤裸裸的中年男人的尸体，暴露在大家眼前。因为死了没有多久，又经冷冻，皮肤灰黄色，还有点点白色雪花，僵硬得如块木头。何天雄跑新闻；见多识广，但一丝不挂的男人尸体，他还是第一次看见，这比公众浴室中看到的活的男人裸体，情况不大一样。他总

感觉到，这尸体和挂在肉店里的整块猪肉，有些相似。

助手先检查了死人手上的布条，写着死者的姓名、性别和年岁、检验项目等，和验尸表上相符，再作一般性外表检验，查看了死人的瞳孔、嘴巴、耳朵、鼻孔、生殖器官和肛门等地方，一一在验尸表上填记妥当，并拍摄人体各部分的照片，才展开解剖的工作。

何天雄站的地位并不太好，由于助手挡住视线，只看到死人的部分身体，头部是盖住了，完全看不到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王法医用一柄解剖刀，从死人的咽喉下边，划了一条直线，直到腹下，就象切蛋糕一样，轻易的把皮肉迎刃割开。死者毫无反应动作，灰黄色皮肤切开后，只不过渗出一些黑血。

皮肤切开后，助手们用钳子夹住切口，向左右拉开，难闻的死尸气味马上冲了出来。已经停止活动的桃红色心脏，呈现眼前。王法医一边小心翼翼，运用着解剖刀，宰割死尸，一边关照做纪录工作的一个助手，在黑板上写下验尸的发现。至于另外两个助手，是帮着他一齐解剖尸体，和递送王法医所需要的刀钳等用具。

何天雄罩着口罩，站得较远，但那阵触鼻的死尸气味，仍是透过纱布，吸入鼻内，真是恶心反胃。他忍耐着，皱紧眉头，咬紧牙关，继续看法医工作。但见他们的肩膀和双臂，在不停的动作……

解剖台四边，有个流水沟，依着斜度通到脚边，落下到水桶中，使台上的血水，不致滴到地上。这时，那脚边的流水沟口，黑色血水如瀑布一样，“的的答答”的落入水桶……

何天雄心情很特别，他来看验尸，但又不想细看开膛破肚、血淋淋的惨象。因此法医和助手的身體挡住他的视线，正好缓冲这强烈的刺激，使他神经能继续忍受，不致立时崩溃。

突然，听得“笃隆隆……”怪响。

尸体脚下的大水桶中，突地落下一堆红色粗绳索般的“东西”，何天雄连忙把鼻子上的口罩向上提了一提，心中在说：“这是肠子！”

王法医移动一下身体，何天雄望见了尸体的肚子上，出现一个西瓜般大的红色血洞，那些肠子就是从这洞口中掏出来……

再向上望，胸膛早已切开，心脏和肺叶都掏了出来，放在白色磁盆中。王法医正指挥助手，割下死人的胃和肝脏，简直把人体内全部器官，都割了下来。

而另一个助手，正在用一柄理发用的剪刀，修剪死人的头发，看来脑袋也保不住完整，也要用锯子锯开脑壳，取出脑子化验……

这怵目惊心的验尸，真太恐怖了！何天雄实在忍受不住，只好悄悄地退出解剖室。

他在临走的时候，终于看清楚了死者的面貌，那中年人略微肥胖的脸型，小眼睛正圆圆的张开着，好象死不瞑目。扁鼻子和阔嘴巴，微露的嘴唇中，还可看到他口中的两粒金牙齿……

何天雄觉得这个人好面熟，在哪里见过，但当时他没有时间细看和思索，就匆匆离开解剖室。

他上楼梯，来到值日警官的办公室。坐下来解去口罩，一个劲的猛吸气，以防呕吐。

何天雄想离开得远些，但这是没有用的，强烈的开膛破肚的血淋淋印象，已深印入脑内，刺激得他闭上了眼睛，也会看见这个自咽喉割开到小腹，留下一个大血洞的男人。多么可怕呀！

他真想呕吐，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，心中才舒畅，减少了压力和难受的情况。但他只觉得胃酸向上冲，一时吐不出来。

何天雄恍然大悟，王法医为什么问他吃中饭的时间，是防他恶心呕吐。因进餐三小时后，食物已在胃中完全消化，进入肠子，再刺激胃脏，也不会把午饭吐出口。

值日警官看他面色泛白，不住吸气的情状，猜到是怎么回事。他摸出一个玻璃小瓶子来，递给何天雄道：

“来吧！吞下几粒就会舒服。但切忌多饮水！”

何天雄瞧这小瓶子，装着银色小珠子，原来是“仁丹”一类的东西，笑笑道：

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还受得住！”

值日警官收回小瓶子，悠闲地发表他的男女道德观：

“这个男人不爱太太，在外边另外弄个女人，到如今死了还要受解剖之罪，这是活该！谁叫他在外边拈花惹草？唉……做了风流鬼就该这样！那么社会上的色情玩意，至少生意会清淡！我们警察也不必日夜出动去扫荡，把警力移到别的需要整顿的地方……”

何天雄没有心思听他的高论，却在想这个被解剖的男人。

他离开解剖室时看到的死人的面貌，印象太深刻，一时不会忘记掉。

“的确！我见过他！认得他……就是这个人！”何天雄喃喃地说。

“什么，认得这个人？”警官问。

“……”何天雄点头：“我是见过的。唔……这个人姓张……开日用品商店的……在××街么？”

值日警官又翻出公事来，细看一遍，道：

“是的，死者张万财，在××街××号，开设财记商行。今年四十八岁，××县××镇人，已婚，户籍地址就在××街××号，住在店内，身份证号码……”

他一连串的说出死者的纪录，又问：

“何先生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和死者很熟么？”

何天雄渐渐地记起来，道：

“我不能说认得他，也和他不相熟，只是见过这个人。因为我曾在××街住过，家和这家财记商行很近，有时上他店里买东西。那张老板真会做生意，和和气气的招待顾客，说得你非掏腰包，买他的货物出门不可。因此对这个精明的小商人，留下印象……”

何天雄说到这儿，奇怪的发问：

“我见到他，是在一年以前。当时看他的模样，是个安分守己的勤做生意的中年商人，不象是个拈花惹草，花天酒地的男人，他怎么会有情妇？会死在外边女人的家内？”

值日警官笑笑，事实上他也回答不出这问题，道：

“你说安分守己的中年人，不会拈花惹草，那不见得！有一

次我们上花街突击检查，嘿……发现在花天酒地、狎妓取乐的
男人，十之八九是中年人！他们有事业基础，有钱，又有时间，
就上这些地方去找女人消遣啦！

有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呢！表面上道貌岸然，仁义道德，
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哪知道暗中偷偷摸摸，瞒着太太儿
女，在风月场中胡天胡地！唉！这些人都是套着假面具的伪君
子！”

何天雄同意这些话，这社会中伪君子太多了，大家脸上套
着假面具，并不为奇，但他觉得死者张万财，并不是伪君子，为
什么会做了牡丹花下死的风流鬼？何天雄心中有疑问。

“哈！哈！这要请你去采访了……”警官拍拍何天雄的肩
道：“也许其中有一段十分动人的故事哩！”

从这天以后，整整有一个星期，何天雄闭上眼睛，就会看
见张万财开膛破肚的验尸惨象。残留在眼膜上的印象，一时
难以消除。甚至晚上睡着了，也会在梦境中看见张万财，血淋
淋的割开了前胸，露出一个大血洞，在向他招手说话，把何天
雄自噩梦中惊醒。

他后悔不该去看验尸，刺激自己的神经，留下恐怖印象。
以后将学了乖，没有事再不上法医解剖室串门子了。

但这些日子内，何天雄也有收获。就是对张万财之死，做
了一次详细的调查，了解了这个中年商人，如何自我毁灭的经
过。正如那位警官所说：“其中有一段动人的故事”。

二 牡丹真国色

为了方便讲述这个故事，得从半年以前，“财记商行”老板张万财看见这个女人，踏上“错误的第一步”说起。

这是在夏季快结束的时期，有个看来很平凡的女人，出现在“财记商行”。她叫陈月菊，但有个很美丽的花名“牡丹”。

老板张万财对这天的情形，记得很清楚，正是化妆品批发行的跑街来收钱，张老板正在店内的账台上，开写支票的时候。太阳从很明亮的门外，投射一个人影进门。

“……”女店员阿美忙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放下手上的爱情小说，微笑的招呼主顾。

“……”正在支票上盖印的张万财，也朝着刚进门的那个人转过头来，微笑点头。

这是张老板的习惯，凡是光顾他店内的客人，不论识与不识，他都面露微笑，亲切招待。在闲着的时候，还会上前和他们寒暄应酬，说些客套话。

进门来的是个二十二、三岁的女郎，过去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。由于“财记”多售化妆品等女性用品，这家小商店的顾客，多数是女人。经常来买东西的老主顾，和偶尔走过光顾的人各占一半。××街是在闹市边缘上，附近有家电影院，在看